

聽阿魯在說話

作者：陳正坤

「阿孫啊！讓爺爺來管乎任知，咱們係堆蘭嶼來的……」。夜色已暗，皎潔的月亮高高掛在天空，東南風將淡淡的海水味自故鄉蘭嶼吹向臺東場。阿甘們都已下班回去了。

不像白天，僅能靜臥著看眾阿甘們忙進忙出，或尖叫著跑給他們追。放鬆心情，伸展四肢，或翻滾，追跑，或學阿甘們追抓小豬仔笨拙的窘態，把大夥兒逗得捧著肚皮，四腳朝天哈哈大笑，夜晚就是我們這群任性蘭嶼豬的天下，。



雖一欄一欄間隔著，但我們自有溝通交談的方法。阿魯更了不起，德高望重，是我們的族長，也是智者，是一頭高齡6歲的老公豬，歲月的歷練，已聽得懂人話，看得懂人字。

當我們這群豬仔正嘻鬧或閒聊著，只要遠遠傳來“嗯嚕”“嗯嚕”的低沉聲，全場男女老幼600多頭豬仔就會馬上安靜下來，因為「阿魯開講」的時刻到了。講述完陳年歷史後，阿魯族長會接著轉述白天所見所聞，讓我們總是能早一步知道明天的命運，那些兄弟將離場，被運送到台北；那些分娩舍的阿桑即將斷奶，被送回老公身旁；那些兄弟姐妹已被選定為種豬，將負責傳宗接代，阿魯族長肯定地說，我就是其中的一頭，未來前途不可限量。

雖然個體命運大不同，阿魯族長總是強調我們這群豬仔的身價非同凡可，是國寶，對生物醫學的貢獻很大；也讓臺東場的名聲亮起來；我們可愛的3隻小豬照片也曾出國比賽，得到第三名，讓蘭嶼豬的聲名遠播至國外。



我們來自蘭嶼島的歷史故事雖然已經聽了不下百遍，但阿魯族長生動的描述，總是讓我們百聽不厭，遐思在其中。黑黑的小耳種蘭嶼豬是一群矮小，身上沒幾斤肉的豬種。祖先在島上生活相當原始、逍遙自在，達悟族島民相當珍視其特有的傳統文化資產，豬隻獻祭是其節慶中的重頭戲。



但60年代起，蘭嶼島民開始引進壯碩肥肥的洋種肉豬，嚴重壓縮我們生存的空間，絕種只是早晚的問題。所幸臺灣島上一些學者專家，卻獨具慧眼，把我們視為瑰寶，認定我們為發展國內生物醫學不可或缺的豬種，民國69年初選定4公16母飄洋過海，運送到臺東場保種，蘭嶼豬的香火得以延續。

家，卻獨具慧眼，把我們視為瑰寶，認定我們為發展國內生物醫學不可或缺的豬種，民國69年初選定4公16母飄洋過海，運送到臺東場保種，蘭嶼豬的香火得以延續。

至於蘭嶼島上豬群的現況如何？阿魯族長總是嘆息地說：阿甘們 94 年曾回蘭嶼調查，發現由於不斷引進外來大型洋種豬，放任漫遊，雜交的結果，已很難再找到小耳種的蘭嶼豬同胞了。每聽到此，大夥兒總是鼻頭一酸，不勝唏噓。

悠悠歲月轉眼已過了 30 年，臺東場早已是我們的新家鄉。民國 99 年畜產科技系照護蘭嶼豬的工作團隊獲頒「阿甘同心獎」，從此我們就敬呼人們為“阿甘”。

阿甘們細心照顧我們，非常注重豬隻福祉。不斷改進豬舍軟硬體，淘汰攜帶不良基因的個體，消除病原。優良的選育研究，我族得以壯大並繁衍成 5 個品種及品系。



增進豬隻生活環境豐富化與動物福祉

為了怕我們生病，把我們養得頭好壯壯，豬場的一切管理舉凡：豬隻移動規劃、衛生防疫、清潔消毒、飼養作業、疫苗注射、健康監測、藥品及飼料管控等等任何工作，均需遵照標準作業程序操作 (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, SOP)，相當嚴格。

每日三巡豬舍，細心觀察我們是否吃得飽，睡得好；居住環境是否清潔乾淨；將生病豬隻隔離治療；提供玩具，播放音樂供我們解悶，每年汛期前舉辦「豬場防颱暨土石流國家種原撤離演練」，把我們蘭嶼豬的生命看得比人還重要，樣樣關心真令我們咻感心。

阿魯族長也不知講了幾小時，天色已漸白亮，清徐的山風輕拂肌膚，讓人、豬都覺得舒爽。早上七點餘，瞥見勝義及聰明兄推著飼料車的身影，阿魯族長才驚覺早已餓得暈頭轉向，口沫直滴，急促地一聲下令：「咱巴兜天丫，嘿，眾豬仔，快喊！快喊！」，眾豬仔立刻引頸齊聲高呼：「天丫！天丫！哀呀！哀呀！天丫！．．哀呀！．．．．」。

嚎叫聲急如海嘯，排山倒海，由近而遠再自遠而近，匯集的豬仔聲浪掩沒了上班打卡的音樂聲，加快了勝義及聰明兄的腳步，臺東場忙碌的一天於焉開始。



臺東場緊臨潛勢溪流（編號東縣 DF067），有必要提高警覺，並作種原撤離演練。
土石流國家種原撤離演練